

陸山集

涵芬樓
笈第四集



此天一閣藏書根題崖山集刻於弘治年間按
其中亦有不盡崖山事蹟處如既雜錄詩文矣
而王炎午祭文丞相文謝臯羽西臺慟哭記俱
不錄既載汪元量挽文信國詩矣而
道人
招魂歌讀文山詩藁詩又復見遺脫

不可曉又集內所載許有壬楊士奇韓雍
文每加芟截頗屬未當大約作者祇期褒揚忠
節非考古家博存舊聞之比其卷首繪像

紙背亦不可解姑依原圖摹影

戊午夏錢唐吳城跋於瓶花齋中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海內名流皆在茲

圖像

大螺珠

小螺珠

獨居







白浪堆

梅角渡

錫坑村

永福陵

厓門

圖二





宋丞相陸秀夫負帝沉此石下

奇石山

新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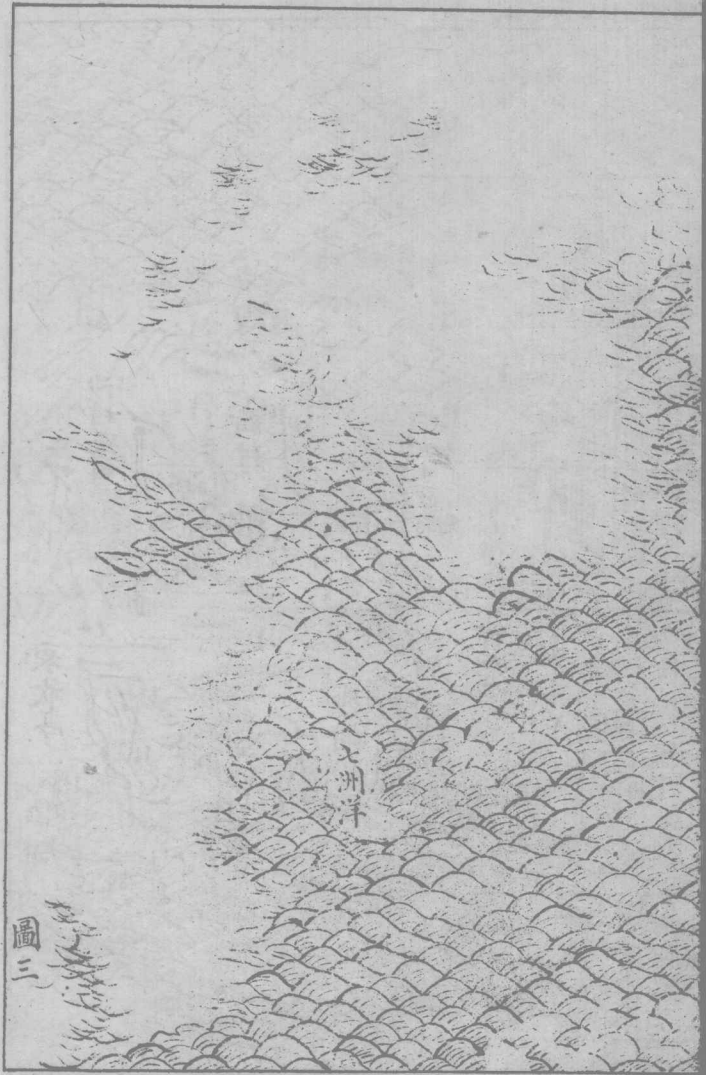
沙村巡司

田

沙岡

哀歌亭

崖海



楊太后的像





文 丞 相 像



文右相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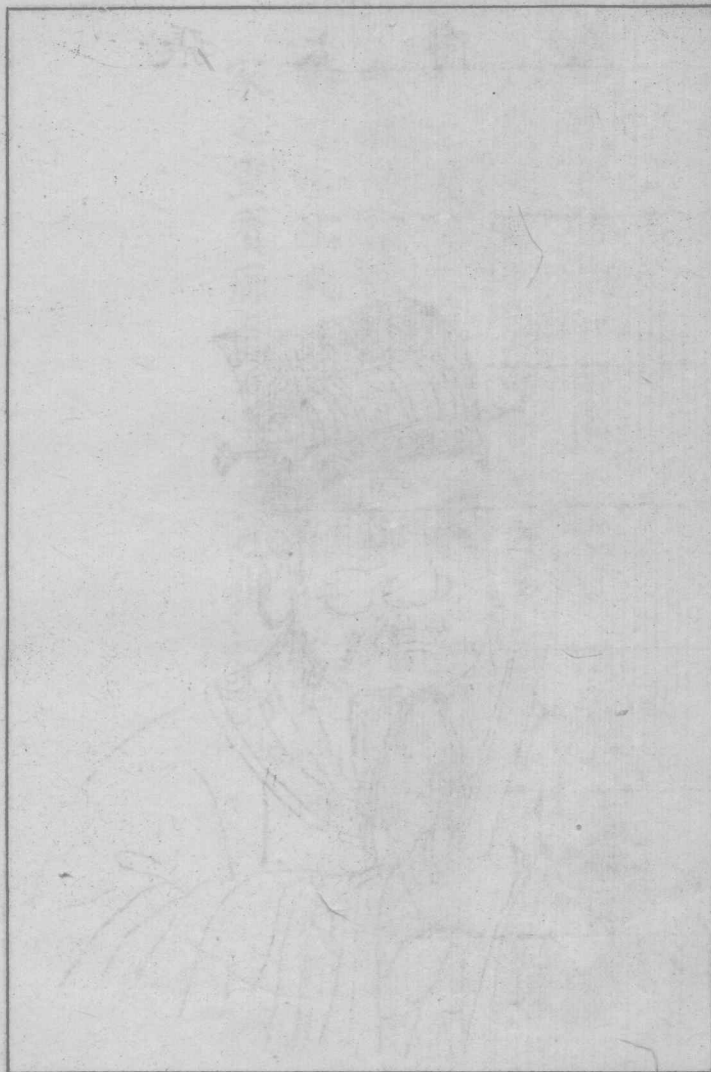
宋濂

才優德純山峙玉溫重厚可以鎮俗仁恕可以濟
民或陳經術而侍青坊或秉霜簡而立紫宸終
知于聖主宅右揆而相秦深沉有謀真潞國之裔
剛毅忠信誠絳侯之倫觀其屹立不動正笏垂紳
猶可作懦夫之氣而褫邪佞之魂嗚呼此所謂邦
家之重寶廊廟之大臣也與

宋學士
文集

張太傅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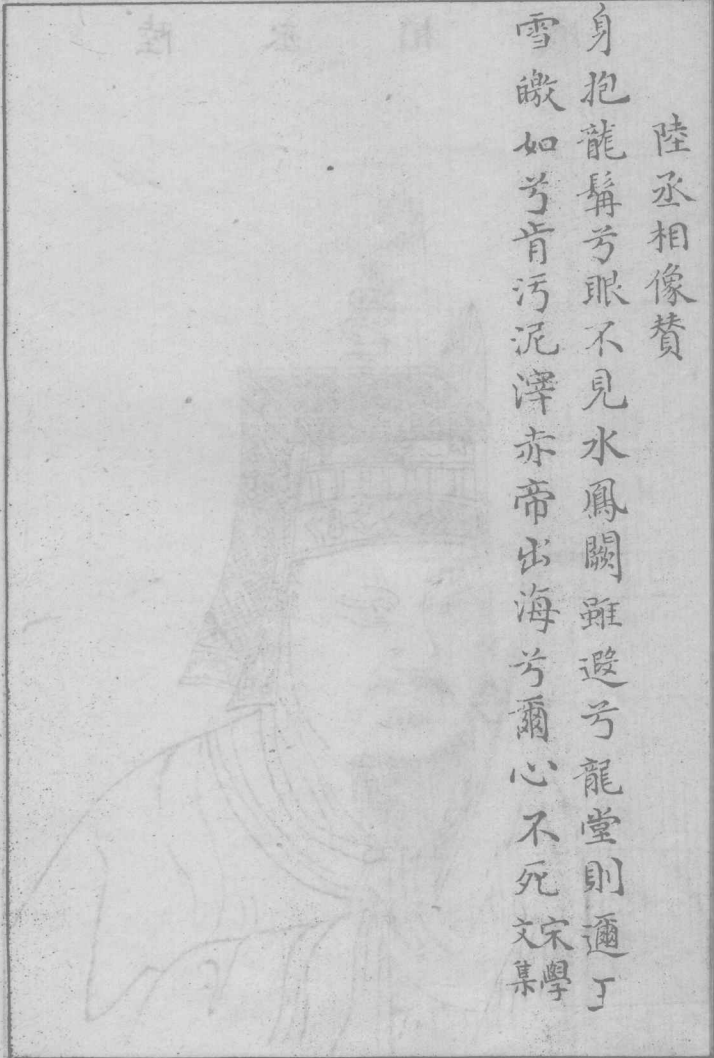
陸丞相像



陸丞相像贊

身抱龍髯兮眼不見水鳳闕
雖避兮龍堂則適丁
雪皦如兮肯污泥滓
赤帝出海兮爾心不死

宋學
文集



帝紀

端宗皇帝

帝名昀度宗長子恭帝之兄初封益王元將伯顏
入臨安府楊淑妃與其弟楊冕負帝與廣王昺如

溫州航海至福州陳宜中張世傑等奉帝卽位在
位三年崩于碙洲時年十一夏四月戊辰也
詳見
葬崖山陵曰永福廟號端宗

帝昺

帝名昺度宗之末子端宗之弟初封廣王端宗崩
遂卽位于碙洲又遷于岡州之厓山己卯二月元
人攻厓山張世傑等戰敗丞相陸秀夫抱帝沉于

崖山之海在位二年

資治
通鑑

后傳

楊太后

太后初選入宮爲美人咸淳二年進封淑妃推恩親屬幼節等三十四人進秩有差生建國公昞宋亡昞走溫州又走福州衆推爲主册妃爲太后稱

事見秀夫傳

封弟昞衛王昞脩容俞氏所生也景炎二

年本十四年至元大軍圍昞於海上明年四月昞卒昞

代立祥興二年元十年春二月昞投海死后聞之大

慟曰我艱關忍死者正爲趙氏祭祀尙有可望爾

今天命至此夫復何言遂赴海死其將張世傑葬

之海濱宋史兵攻厓山按宋陵師大敗張世傑至十一年正月

小舟之奔事遇豈風潮死之而未嘗與

...

...

...

...

...

...

...

...

...

...

詔勅

景炎皇帝遺詔

朕以幼冲之資當艱危之會方太皇命之南服

勉于行及三宮晉而北遷悲憂欲死臥薪之憤飯
麥不忘柰何乎人猶托於我涉甌而肇霸府次閩
而擬行都吾無樂乎爲君天未釋于有宋強膺推
戴深抱懇慙而夷虜無厭氛祲甚惡海桴浮避澳
岸棲存雖國步之如斯意時機之有待乃季冬之
月忽大霧以風舟楫爲之一摧神明拔於旣溺事
而至此夫復何言矧驚魂之未安奄北哨其已及
賴師之武荷天之靈連濱於危以相所往沙洲何
所垂閱十旬氣候不齊積成今疾念衆心之鞏固
忍萬古以違離藥非不良數不可道惟此一髮千

鈞之託幸哉連枝同氣之依衛王某聰明夙成仁
孝天賦相從險阻久繫本根可於柩前卽皇帝位
傳璽綬喪制以日易月內庭不用過哀梓宮毋得
輒置金玉一切務從簡約安便州郡權暫奉陵寢
嗚呼窮山極川古所未嘗之患難涼德薄祚我乃
有負於臣民尙竭至忠共扶新運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

祥興皇帝登寶位詔

朕勉承丕緒祇若令猷皇天付中國民旣勤用德
聖人居大寶位曰守以仁藐茲眇冲適際危急惟

我朝之聖神繼統而家法以忠厚傳心滲漉在人
億萬年其未泯遭逢多事百六數之相乘先皇帝
聰明出乎羣倫孝友根於天性痛憤三宮之北未
嘗一日而忘遺大投艱丕應徯志除兇刷恥惟懷
永圖托於神明辱在草莽上霧下潦之所區薄洪
濤巨浪之所震驚謂多難以殷憂宜祈天而永命
胡寧忍我而不其延日月爲之無光社稷凜乎如
髮攀髯何及繼志其誰以趙孤猶幸僅存盍使爲
宗祧之主以漢賊不容兩立庶將復君父之讐大
義攸關輿情交迫閔予小子遭家不造而况斯今

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其難莫甚尙賴元勳宿將義
士忠臣合志而并謀協心而畢力敵王所隳扞我
于艱茲用大布寬恩率循彝典于以導迎和氣于
以迓續洪休可大赦天下於戲人心有感則必通
世運無往而不復成誦雖幼有周寧後於四征少
康之興祀夏實基于一旅往求攸濟咸與維新十
七十八十九日文武百官詣大行皇帝几筵殿早
晚臨二十日卒哭行香二十一日以登極

授文天祥通議大夫右丞相樞密使都督諸

路軍馬詔

帝王之立中國惟脩政所以攘夷輔相之重朝廷
惟用儒所以無敵朕作其卽位圖厥勛功介臣不
二心歷險夷而一致咨汝宅百揆賴文武之全才
亟歸右揆之班并授元戎之柄肆敷大號專告羣
工具官某骨鯁魁落之英股肱忠力之佐仁不憂
勇不懼坎維心之亨國忘家公忘私蹇匪躬之敢
適裔虜之猾夏率義旅以勤王慷慨施給鎧之資
豪傑雷動感激灑登舟之淚忠赤天知雖成敗利
鈍逆覩之未能然險阻艱難備嘗之已孰獨簡慈
元之愛爰升次輔之聯方單騎以行驚破夷虜之

膽及免胄而入大慰國人之心天地之所扶持鬼神亦爲感泣今職方雖非周邦之舊而關輔未忘漢室之思伊欲闖輦轂而追三宮復鍾簏而妥九廟非內治飾何以實元氣非國威振何以折遐衝披荆棘於靈武之初予未知濟收桑榆於澠池之後事尙可爲思昔元勳有如臣浚在思陵已登亞相更孝廟復于舊班式同今日之中興罔俾前脩之專美况同列崇臯陶之遜而初政俟公旦之來庸再秉國鈞仍惠於長樞密優督府琱戈之錫峻文階黃繖之除申拓賦畚式隆寵數於戲春秋以

歸季子爲喜朕方徇於私情晉人謂見夷吾何憂
爾共扶於興運尙堅忠孝大布公忱迄圖社稷之
安茂紀山河之績其祇予命永弼于彝

獎諭文天祥詔

勅天祥才非盤錯不足以別利器時非板蕩不足以識忱臣昔聞斯言乃見今日卿早以魁彥受知穆陵歷事四朝始終一節虜氛正惡鞠旅勤王皇路已傾捐軀殉國脫危機於虎口涉遠道於鯨波去桀就湯可觀伊尹之任歸周辟紂咸喜伯夷之來方先皇側席以需賢乃累疏請身而督戰精神

鼓動意氣慨慷以匈奴未滅爲心棄家弗顧當王
事靡盬之日將母承行忠孝兩全神明對越雖成
敗利鈍非能逆覩而險阻艱難亦旣備嘗如精鋼
之金百鍊而彌勁如朝宗之水萬折而必東尙遲
赤烏之歸已抱烏號之痛朕勉當繼紹未有知思
政茲圖任舊人克戡多難倏來候吏疊覽封章歸
然靈光之固存此殆造物者所陰相胡然引咎益
見勞謙至如諗問之勤備悉忱悃之至朕今吉日
旣戒六月于征倚卿愛君憂國之忠成我刷耻除
兇之志緬懷耆俊深切嘆嘉

文丞相奏疏

附

奏乞除鄒瀾右文殿修撰樞密都承旨江西安撫
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趙孟深遙縣郡團練使
左驍衛將軍江西招捕使兼同提刑都督府咨議
官杜澣帶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
參謀官鄒臻帶大府寺丞同督府參議官陳龍復
帶行兵郎廣東招諭司使兼同都督府參議官章
從範帶行閣門祇候同都督府計議官邱夢雷林
琦葛鐘各帶行架閣同都督府幹辦公事朱文翁
同都督府准備差遣旨特依奏

奏潮循梅三郡並已取到返正狀乞將陳懿除右
驍衛將軍知潮州兼管內安撫使張順帶行環衛
官權知循州李英俊帶行閣門祇候差梅州通判
暫權州事旨特依奏

奏乞移軍入朝優詔不許

事蹟

宋端宗皇帝

景炎元年丙子

元三年

冬十月帝自行都航海幸

泉州遂如潮州先是夏五月

五世史以正後綱為景祐炎二年

年乙未朔益王即皇帝位于福州

元史續編是安

為府延以大殿都武督安府軍為垂行拱都之便門遙上帝尊號太皇

后曰聖壽和福至仁太皇太后全太后曰仁安皇

太后少帝曰孝恭懿聖皇帝進册母淑妃楊氏爲

皇太妃正綱作太尊妃同尊淑政妃封弟天下兵馬副元

帥廣王昺爲衛王妹壽和公主爲晉國公主以陳

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陳文龍劉黻參知政事

張世傑少保樞密副使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

蘇劉義殿前指揮使司馬王剛中知福安府文天

祥至自行都除右丞相元史續編以爲右丞相仍

草創陳宜中專制與張世傑議命吳浚趙潛傅卓

李珣謝枋得李師夔方興張德朱浚毛統翟國秀等

分道出兵興復俄而廣東經略使徐直諒得驛報
元兵已陷臨安聞江西湖南皆降乃遣雄飛赴隆
興納款時湖南行省亦遣廣人曾仕倬與將校楊
尹來諭直諒謂已通耗江西諭意水軍統領唐淵
往迎於韶遂沉仕倬尹于江元酋阿里海牙及呂
師夔遣黃世雄與梁雄飛來徇廣州旣而直諒聞
帝立命權提刑郡人李性道領摧鋒軍將黃俊陳
實水軍將謝賢拒世雄等于石門性道艤舟岸澚
不戰俊迎敵敗績奔還直諒遁六月丙子元黃世
雄等陷廣州授性道實賢淵官俊拒不授死之東

莞人熊飛先爲世雄脅守潮惠二州制置使趙潛
且至集義勇討世雄等不克世雄遣姚文虎追之
飛勒陣斬之世雄度不可守拉雄飛走新會令曾
逢龍亦帥兵至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而誅之
遂復廣州飛等沒性道家焚其居後十日制置使
趙潛轉運副使趙淇至次日安撫方興至索實賢
告俊斬之并戮性道淵逃元呂師夔張榮實入梅
嶺十月潛遣逢龍飛禦之續命將校劉自立守韶
州逢飛戰死飛退師于韶師夔等至自立叛以城
降飛巷戰敗績赴水死師夔等屠韶州授自立招

討使至是元人三道來侵董文炳等騎兵出江西浙東奧魯赤入杉關邵武建劍皆陷阿剌罕王世強等舟師出福州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于岸乙巳奉帝登舟戊申發福安時正軍十七萬民兵三十萬有奇內淮兵一萬由東港入海與元舟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癸丑阿剌罕等襲福安府尹王剛中叛以城降兵部侍郎朱浚仰藥死

孫浚

孫玄

帝舟泊泉州港口知州蒲壽庚有異志陳宜中

張世傑奉帝趨潮州知英德府凌彌堅及徐夢得等亦叛降于元十二月朔潛淇聞師夔等將至辛

酉棄廣州遁方興委郡人趙若岡等分四隅禦之
後五日亦遁師夔等至城南居民屠俱竄山谷
若岡焚其室廬民居蕩然爲墟越八日若岡與忠
勇軍陳勇開門降是夜勇賫榜入招諭爲營兵所

殺癸未師夔等入城以若岡知南恩州

本注
任若岡

撫方興在通州之海陵山途

乙酉帝舟次于惠州之甲子門

見注

景致

以張鎮孫爲廣東經略使鎮孫及凌震結集鄉

兵復起海上分東西二路圖復城師夔等以軍餉
不繼退走帝至廣州經略使劉應龍轉運使姚良

臣迎入州治作行官知惠州文壁叛降元

壁天祥
弟也任

四于
宣元
獻至
使廣

景炎二年丁丑十元至四年元正月戊申元忽魯運至潮

州權知州事馬發及通判戚繼祖降癸丑復來歸

知循劉興叛降元丁巳元易正大陷梅州權知州

事錢榮之降權僉判蔡蒙古死之帝舟次于廣之

梅蔚見山景名致注三月丞相都督諸路軍馬文天祥復

梅州四月帝舟次于廣之官富場見地名致注廣東經

略使張鎮孫復廣州逐元梁雄飛雄飛等走韶州

五月張世傑復潮州六月帝舟次于廣之古塔見景

類致七月乙巳張世傑進圍泉州討蒲壽庚蘇劉義

罷諸路經制鎮撫廣東西策應等使免兼殿司八

月甲申文天祥師潰于興國之空坑列事具傳遂如循

州諸將多為元李恆所執九月帝舟次于廣之淺

灣續綱目作潮州之淺元唆都援泉州戊申張世

傑歸淺灣元搭出入大庾嶺十月元唆都攻潮州

權州知事馬發禦之乃去攻惠州復與搭出呂師

夔合兵襲廣州庚寅張鎮孫降十一月元劉深襲

淺灣張世傑討之敗績十二月世傑奉帝退保秀

山尋移井澳見注丙子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元續史編

有教不字帝遂得驚悸疾旬餘諸兵士始稍稍來集死

者十四五

子遇填風海之錄日以元史丙寅為丙寅

劉深復襲井澳

張世傑戰却之陳宜中如占城

元史續編十城一世

史正綱亦以逃書之宋史宜中事傳不井澳為之遂敗不宜反中

九衛年王伐累占城宜之不走走元羅卒十 帝舟次于謝女峽

視未詳則其地海然中以山井也 丁丑劉深追至七星洋衛王

提舉官俞如珪為所執

俞如珪容祥與母弟

少帝

祥興元年戊寅

後四月為祥興元年景炎三年五月以正

月八日元搭出呂師夔等夷廣州城張世傑遣將

王用取雷州用敗績潮盜陳懿導元唆都蒙古歹

襲潮州二月元呂師夔復退走以張鎮孫歸鎮孫

道死于庾孫元既願納長款卿三遣史之陳赴文北龍至傳庚云嶺廣監帥者張索鎮

之金惜其不死已之鎮不孫早決之自文經天祥相聞去鎮僅孫旬降月亦人作皆詩為

張讖死之董非師也謙云帝舟還廣州元峻都破潮州屠其

城權知州事馬發死之再本攻注潮巴州西發固都守自凡廣州月還

亥至城陷月癸三月丞相都督路諸軍馬文天祥復惠

州廣州都統凌震轉判官王道夫復廣州以震為

制置使道夫轉運使帝舟次于化之碭洲及元填新海史

往錄云井澳風大途駐舟敗幾溺又云復先入是陳宜十洲辭洋相欲

皆位來而會以惟區宜密中使自都南督蕃諸洋路轉軍柁馬往御占舟城次据碭此洲則乘宜舟

洲中亦如名占礪城時本月注與見史前徵不致同類○下礪曾淵子自謫籍

來以為觀文閣或作殿閣是學士參知政事廣西宣諭

使開督府于雷州貶淵子自德祐初位自執韶政徒坐罪至削官

見來子朝淵因傳命四月戊辰帝崩于礪洲年十一辛巳上

尊號曰端宗皇帝時羣臣皆欲散去獨陸秀夫不

可曰度宗皇帝一子尙在將安置之古人有以一

成編元作史城續一旅致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

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國耶庚申乃與

張世傑等立衛王為皇帝年八歲以陸秀夫為左

丞相兼樞密使蘇劉義開府儀同三司殿前都指

海中

龍見海還宮書御子新史向有填龍錄云而是上日身午首登

非角見海中也續入宮目陰注不見五月癸未朔改元祥

興取法祥符紹興也

朔客與語史改元在正明年亦以五月酉

興以後年祥乙酉升岡州為翔龍縣

龍填海以為龍興祥

元史格襲雷州曾淵子還碕洲

兵格來再諭淵降子不齊還以

為二所都執統遣瓊州安撫張應科及王用取雷州應科

三戰皆不利用叛降于元六月丁巳應科再戰遂

死之知高州李象祖叛降元張世傑以雷州既失

守而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非善計元史傑續編

居碕洲不可此厓山在大海中去新會縣八十里與奇

石山對峙勢頗寬廣中有一港其口如門可以藏

舟遂以己未發碇洲乙亥至厓門駐蹕遣人入山

伐木造軍屋千間立行宮三十間正殿曰慈元殿

楊太后居之庚辰升廣州為翔龍府填海錄作時

官民兵尚有二十餘萬資糧取辦于廣右諸郡海

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製器械民頗困竭自本注

謂月至十月始罷元史續編云八月庚申夜月貫南斗

乙巳夜初鼓天狗星大如斗西北流後有小星千

餘隨之墮東南海中聲如雷數刻乃已封張世傑

越國公加文天祥少保封信國公以姚良臣為右

丞相夏士林參知政事王德同知樞密院事張德

殿前都點檢以觀文殿學士曾淵子充山陵使九

月壬午朔葬端宗于厓山陵曰永福梓客宮語於五月厓山寓

陵縣使尋事葬其地上一日浮廟海號去曰莫端知宗所陳之宜按中墳以海宰錄相上為廟山

宮號復以土四月辛巳壬午宮朔皆引非以五八月月亦乙非亥先寓福香陵山

子又非宜中自也駕○還元礪南洲海之志初景已炎往帝占崩山洲陵五使月乃到

元香山續編其字在都閩南一寶月家執見天景祥致之類後下正葬綱之書日在月

在八九月後也則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江東宣慰

使張弘範以舟師由海道襲漳湖惠三州江西行

省參知政事李恆以步騎由梅襲廣州元漢人軍開元蒙

元帥府弘範副元帥安撫趙與珞與謝明謝富冉安國

黃文傑等在瓊州元阿里海牙遣馬成旺招文與

珞率兵禦之于白砂口在瓊州東十一月癸巳瓊

州民作亂執與珞等以降于元與珞與安國文傑

皆死之時文天祥屯潮陽縣聞弘範將至移屯趨

海豐弘範遣其弟弘正等輕騎五百追之閏月壬

寅至五坡嶺在海豐縣北四天祥力不支被執有

事見本傳至潮陽見弘範不屈弘範待以客禮處

之舟中守護彌謹庚戌王道夫棄廣州遁壬戌凌

震逃癸亥元人復陷廣州十二月壬午王道夫取

廣州兵敗爲元人所執凌震兵繼至亦敗震退戰

于城東菱塘又敗

祥興二年己卯

十元
九至
年元

正月己酉朔行元會禮丁

巳登海舟辛酉弘範侵厓山庚午李恆自廣州亦

以兵來會弘範由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

斥候者知帝所在乃趨厓山或謂世傑曰元人以

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先據之幸而勝國

之福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

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

負遂悉燬行朝草市結大舟千餘作一字陣

宋史
水史

岩 碇海中中艫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如城

堞奉帝居其間爲死守計弘範以舟師作長蛇陣

來薄且出騎兵斷汲路帝舟堅不能動弘範合舟

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艦皆泥塗縛長

木以拒火舟火不能熱時世傑有甥韓宋史得弘命

官以在弘範軍中使之招世傑凡三往不從曰吾知

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耳宋史不作移耳爲因歷數

古忠臣以答之弘範又令文天祥爲書招之天祥

曰吾不能扞父母反教人叛父母乎固命之遂書

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東零丁縣洋西南香山縣中縣洋

獨山有奇時陳宜中如占城借師久不還弘範復使

人語厓山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為我

所執汝復何為士民亦無叛者但樵汲路絕兵士

茹乾飲鹹者十餘日多嘔泄世傑猶督殿帥蘇劉

義安撫方興等日大戰二月戊寅朔統制陳寶叛

降元陳寶所以二月戊寅朔于正月元乙丑而填海陳

寶與撥不發協官而張達其忽實爭一而事而又書日統制陳新忠史與不撥

同己卯都統張達夜攻營亡失甚衆癸未有黑氣

出山西是日弘範命恆守厓山北面通鑑以是日

火舟起則請舟以散砲不攻如弘範也乃四分其軍自將一軍相

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艤厓山潮至必東急攻之

勿令得去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先麾恆軍南

向乘早潮退進截于北弘範圍于南世傑以淮軍

北禦恆軍衆稍却至午潮續元綱目及元史續編以至

不為設且備懈弘範北向隨潮復與恆夾攻之世傑南北

受敵兵士又多疲乏自朝至于日中矣未已俄有

一舟檣旗仆諸舟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

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及劉俊等叛降官承秀

宣使衛其四廂都指揮使沿江州招討使國俊初為黃萬

目領謂將覆聞國宜秀中凌入震閩等亦皆來解歸甲至降是而官元團史練續使編突獨續謂綱

申國文秀山等紀又無所錄二月劉俊及匡山震行也朝鑑以是戊寅為朔甲

六至日是矣過弘範進逼中軍會薄暮風雨暴作昏霧四

塞咫尺不辨世傑乃與蘇劉義等斷維以十六舟

奪港而去曰噉萬噉一集匡山不可為戰則世老傑臣嘗必與死祥于與戰王臣約

及有御沉舟香即一遺株援重兵千不餘兩宜是速時為當備焚無其墮香為計驗二香月煙

北六軍日欲自退曉不交能戰遂死午戰邊兩是軍日大潮潰不云秀夫走帝舟

帝舟大且諸舟環結度不能出乃先驅妻子下海

妻噉赴水集君實挽舟知不肯赴水君舟實中物悉去怕之仗不劍來

語之即朝服登舟奏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太

皇后

續綱目作德祐皇帝
臨安母作陸祐下忠錄

辱已甚陛下不

可再辱遂抱帝俱投海中

世史正綱書秀夫死之蓋書

也法

後宮嬪御及翰林學士劉鼎孫兵部侍郎茅湘

吏部趙樵樞密高桂等多從死者越七日浮尸十

餘萬

續綱目有餘舟之八語

元人求帝尸得詔書之

寶世傑後還收兵厓山劉自立追至礪川世傑敗

績部將方遇龍葉秀榮章文秀等四十餘人皆被

執世傑復欲奉楊太后求趙氏後立之太后知帝

凶問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正為趙氏

一塊肉爾

一祭祀作

今無望矣遂赴海死

死正綱

世傑

葬之海濱世傑將之安南安續南綱也目又作將土趙豪占強城之非

之選語東五月四日舟抵南恩之平章港口平元章史山作

謂正舟綱謂世傑之收兵至海陵散山稍舟集覆平而章死港續今綱在目陽又

或江書縣山西南港七十里實皆壽一文地都也故颶風大作舟人欲艤

舟世傑曰無以為也為我取瓣香來至則仰天祝

曰吾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

矣我未死者庶幾彼退別求趙氏立之以存宗祀

耳今若此天意果何如耶若天不欲吾復趙氏則

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宋亡世續傑綱墮目水載溺謂

隨死潮諸將函其骨葬潮居上里客攻語之癸自未朝大至戰日恆中向戰南

朝未服決抱會宋日主墓赴雨水暴死作後昏宮霧及四百塞官宋吏師士伍從大死亂者秀以夫

事萬已數去國乃秀挾等鬪文艦武十班八行潰之圖降奔者南百恩餘州人五世月傑庚知戊大

傑至命海小陵舟山取遇幼風主舟入敗已死舟焉秀餘夫衆懼悉世沒傑○舟填或海不錄免世

傑或與反蘇為劉人義所等賣三被十執餘辱艘于斬是纜擁乘之潮負而璽逼綬出自仙沈女世

土澳豪得強風之入回洋廣追東兵艦不舟及南而恩反海舟陵至山山散東潰欲稍向集占謀城

世入傑廣登擇柁宗樓室霧子祝立風之濤六愈月甚庚墮辰水興死風○大二作王將本土末勸

夫世抱傑帝乘赴霧海雨死昏又暝秀擁夫帝抱及帝楊溺太水妃中脫御去舟丞一相白陸鵬秀

孫奮等擊溺躑者躑數哀萬鳴世良傑久奉竟楊與太籠妃俱以墜小水舟中奔內翰劉鼎

國朝

孫贊

字仲衍南海人洪武庚戌進士翰林典

厓山有感

厓山峙海門迺宋沉國所雙龍如九淵義士

虜妻子驅先淪焚香亦何補我來吊忠魂但見

花舞底用璽發光凄其為懷古

西菴集

金幼孜

名善以字行新淦人洪武庚辰進士

讀文丞相傳有感

憶昨中原板蕩秋銜哀日夜在興周全生不

名計後死空懷社稷謀皦皦丹心明日月巍巍高
節重山丘北來吊古看遺錄祇在當時已淚流

文金

集靖

胡儼

字若思南昌人
太子賓客

閱文山集謾述

誓死成仁永不忘勤王發憤更鷹揚虞淵日落山
河慘吳苑春歸草木長萬里羈囚拋骨肉百年忠
義見文章可憐有客王炎午生祭臨風淚幾行

二龍南去海茫茫社屋寒來雁叫霜萬死拳旗還

舉義千金脫險竟浮洋都城不泯忠臣祀國論猶
傳政事堂堂上悲歌多感慨後人誰識謝翺狂

卷頭

集

解縉

左字春大坊紳大吉學水土人出洪爲武廣西辰進士議士

讀文山詩

厓山雲寒海舟覆六載孤臣老燕獄東風杜宇三
月三五陵望斷春燕綠楊帆昔走儀真船手持鰲
柱擎南天間關嶺海血洒檄回首家國隨飛烟六
宮粉黛黃埃裏漢火無光吹不起全軀肯學楮淵
生嚼舌甘爲呆卿死薊門草碧春萋萋高官不換

雜錄

史臣曰宋雖起於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德

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

其方馴致焚擾建炎而後土守分裂猶能六傳百
五十年而後亡豈非禮義足以維持君子之

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既而宋之遺臣區區挾

二王爲海上之謀雖無救於亡然人臣忠於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

綱目通鑑

呂氏中曰宋得天下也以仁而國勢常病於不振孝宗自謂我朝家法遠過漢唐惟用兵一事不及蘇洵論勢亦謂惠褻而威不振賞數而加於敗軍之罰不加嚴弱勢浸淫其來非一日然

以來君無失德度宗嗣位拱手仰成一國之事權姦臣賈似道實專之度宗崩太皇太后與一二幼君不過建空名於六服之上耳豈不痛哉

通鑑

許有壬曰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

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
俊偉俯視一世顧膚敏裸將之士不知爲何物也
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有爲若天祥者事

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續綱目又見文山集
相傳序序蓋有王撰也

五唱

宋亡節義之臣丞相文天祥湖南安撫李芾
通判趙卯發揚州都統姜才真州守苗再成

五娘

統制王安節湖北提刑張起巖安吉守趙良

嗣武

爲守趙淮淮東制置李庭芝刺史趙孟壘常

姚訾參政陳文龍將軍張世傑丞相陸秀夫

趙與畢興化守陳瓚通判張日中潮州守馬

東制置謝枋得信州守唐震等皆其章章者
尚多有之當姦臣似道柄國時最忌文李二

不容於朝及丙子之變朝臣或降或遁而節義最
著者二公也蘇軾云平居無犯顏敢諫之士臨危
無仗節死義之臣豈不信哉

宋史
講義

史臣曰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
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
人心之安爾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王崎嶇
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質
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

嗚呼宋之亡也士大夫大半負國公毀家紆難九死而不悔死矣彼負國者獨不死乎而公之死與

日月爭光與天地無窮矣

通鑑
長編

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

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

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悔雖人心嚮中國思趙氏亦由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續

注

一代三百年間有此臣一家數十口內有此臣
不二君女不二夫臣盡節而死女全節而生不愧
于天不作於人可傳於千百萬世卓哉曼卿
門藏此帖甚珍之噫誠可珍也觀者爲之流涕

正公集○

王綱一素國風沈人道方乖鬼境侵生理本直宜
細玩著龜萬古在人心

劉靜脩文集○

德祐二年爲幼主孤兒寡婦洪基圮景炎廣王祥

興衛厓山覆溺天所廢

拙菴歌

宋有天下圖讖久有過唐不及漢之說又有一汴

二杭三閩四廣之言人問康節以國事惟示之以

晉紀後皆驗然自太祖至幼帝凡十六傳歷年三

百一十有六過唐不及漢之說豈非天數有

之應者乎

廣州志

祥興帝崩于厓山海中從官諸臣宦官宮人

海中者十萬餘人嗚呼三代以降忠臣義士

而捐身家者皆莫若宋也良由太祖得天下以

化天下以德繼統諸君又皆以仁厚培植相傳三

百二十年未嘗刑一士大夫縱有大咎不過貶斥而已所以恩德浹洽於臣民如子孫之於祖宗父母終身而不能忘也

廣雪
見航

嗚呼來自太祖建隆庚申至祥興帝乙卯有天下三百二十年蓋其得天下以仁治天下亦以仁所以享國祚之長也自建隆至于元祐賢才之盛海宇乂安民物豐茂漢唐以來皆弗及也自神宗用王安石爲相引進奸回小人釀成靖康之禍以致中原板蕩宗社不守良由變易祖宗成憲而致也南渡立國惟孝宗聰明英武有恢復之志若高光

寧度四君皆懦暗不明以元凶秦檜韓侂胄史彌遠賈似道居于首相進用同類屏斥忠良卒至亡國可勝惜哉其忠義死節者皆一時賢人君子愚表著于左方

之如備三公

俾後世爲人臣者以效以則

云

前同

天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其素志已定不得死不止蓋卽豫讓所謂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惜乎世祖之不能終全之也或曰王積翁等請釋天祥爲道士留夢炎恐其復出號召乃不可而止然則非世祖殺之也夢炎殺之耳然夢

炎之言未可深非之也宋曆運已盡天命人心皆去天祥之力不足以興復益塗炭生民耳然則如之何而可全以不死哉從其黃冠之請而不許還

故鄉可也

元史續編

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驛遽卒人皆作詩以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脩文同

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倡

續編

信國丞相開慶封事比忠簡胡公紹興封事尤懇惻周盡胡初以罪謫卒以壽終惟公不幸值國運之去他日大節難於忠襄以一身而備二忠之事

偉哉王若周以公手藁示予讀之泫然

吳集
○文
取正
文公

公封

元揭傒斯曰宋南渡不能復振者本於張浚抑李
綱殺曲端引秦檜殺岳飛父子而終於賈似道之
專劉整之叛又曰以主柔臣強之宋豈能以
之金幣保區區江南之地故宋戰亦亡和亦亡由
是觀之宋至是蓋無可存之道矣雖曰天數蓋亦
人謀之不臧爲一世計則中國之臣誤國之罪也
爲萬世防則中國之人助夷之罪也嗚呼自古斷
無不亡之國而中國則無絕統之理謝枋得

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乃滅諸諸儒道學大防

時此宇宙間大變也春秋責備賢者而識治道

咸爲上策莫如自治此愚於宋之亡所以不罪夷

而罪華咎人而不咎天也歟

世史綱正

度宗卽位之日賈似道不學無術專權挾私虐民

結怨欺天罔上賣國召兵喪師費財疆土日蹙帝

承大統拱手權姦而荒於酒色國事茫然衰益甚

矣少帝際天運傾頽權臣叛將望風迎降母后三

宮辱身俘虜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鞠躬盡瘁無

計保全效義攄忠收宋三百年養士之效於是爲

不爽也

史小
斷學

文丞相弟璧者號文溪守惠州以城降于元爲臨
江總管至正壬午有過客以詩謁之云江南見說
好溪山兄也難時弟也難可惜梅花異南北一枝
向暖一枝寒噫爲人子弟者有賢父兄而弗克世
濟其美必貽笑當時遺臭百世觀此亦可以知矣

江湖紀聞○

宋家第十六飛龍元朝降封瀛國公元君詔尙以
公主時蒙錫宴光明宮酒酣揮手爬金柱化
爪驚天容元君含笑語羣臣鳳雛豈與凡禽同降

臣獻謀將見除公主夜泣流酥胸瀛公晨馳
師大雄門下參禪宗幸脫虎口走方外易名
沙漠中是時明宗在沙漠締交合尊情頗濃
之妻夜生子明宗隔帳聞笛鏞乞歸行宮養
皇考崩時年甫童文宗降詔移南海五年乃
九重壬癸枯乾丙丁發西江月下生涯終

祖受周禪仁厚却有三王風雖因浪子失中國七
九之際運復隆至今兒孫主沙漠世爲君長傳無
窮

右宋丞相文信公畫像公諱天祥字履善甫廬陵人年二十以寶祐丙辰擢進士第一咸淳壬申三十有六卽致其事不仕德祐元年起知贛州時國事已蹙其歲乙卯帥義師勤王至臨安明年丙子拜右丞相於是宋氏已不國矣又二年戊寅

潮州破虜以北留燕四年卒以不屈死至元十九年壬午歲也嗚呼自古人臣秉忠執節以身報國者有之矣然未有盛於公者也觀其從容蹈死慷慨就義天地可易而志不改金石可變而操不移其視死如歸誠有非苟然者人孰無死惟死得其

所故雖死而不泯公之死有繫於三綱五常爲
重是可謂能處死矣豈非死得其所者歟嗚呼趙
氏有國一用科目以取士當其盛時以道德文章
功烈顯赫於世者多矣及其亡也非是得一
如公者以忠義大節爲之殿三百餘年作人之化
不遂終於寥寥乎是則公之所爲死其繫於
國家固爲尤重而不輕所謂死有重於泰山者此
也自予少時讀公吟嘯集及北行日曆具悉其不
屈狀後又得其本傳伏讀之知公爲益詳未嘗不
感憤歎息以爲忠義大節近世以來無有如公之

盛者及來吳中復得識公遺像其面目嚴冷生氣
肅然向之感憤歎息者於是尤拳拳焉昔歐陽子
記王彥章畫像備致希慕之意且謂其所不泯者
不繫乎畫之存不存嗟乎彥章固爲死節矣揆之
於公猶有可議者存歐陽子得公死事論次
其希慕又當何如也嗚呼畫像之存公之不泯固
不繫於此抑百世之下拜公之像有不感憤興起
而希慕焉者尙爲有人心也哉畫像爲鄧某

今藏袁氏家云

王丞相忠公文
集

祥興元年正月

志作至元十
五年正月

張弘範入

志作

王二拜蒙古漢軍都元帥賜錦衣玉帶寶劍名馬

諭曰劍汝副也不用命者以此處之弘範薦

爲己貳從之

金陵新志 ○

不蒙錄出... 其... 公... 張世傑之初歸宋也久未知名阮思聰召與語奇
之薦于荆閩呂公之德時給有功將士官誥有張
世傑者死卽以其誥畀之階此歷官後竟著忠節

云

新金陵志

來吳中... 公... 其... 主... 錄

自古志士欲信大義於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爾商之衰周有代德盟津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伯夷叔齊以兩男子欲扣馬而止之三尺童子知其不可他日孔子賢之則曰求仁而得仁宋至德祐亡矣文天祥往來兵間初欲以口舌爭之事旣無成奉兩孱王崎嶇嶺海以圖興復兵敗被執世祖留之數年如虎兕在柙百計馴之終不能得觀其從容伏鑕就死如歸是其所欲有甚于生者可不謂之仁哉宋三百餘年取士之科莫盛于

進士進士莫盛於倫魁自天祥死世之好爲奇論者謂科目不足以得偉人豈其然乎

臣元
論史

近世惟宋之俗爲近古尊尙儒術以禮義漸施于民三百年之間宰相大臣不受刑戮外內庶僚尊養廉恥雖云綱紀未備其所崇尙遠非秦漢晉唐之所能及故其垂亡之際嬪后少主旣已就亡而其臣抱君之遺孤奔走海島誓天指日擁立爲帝朝夕請命如事神明卒之無有一人有背叛之心至於溺死於海而後已雖三代之亡未聞忠厚惻怛有若是者孰謂風俗無益於國哉

○赤城
選論
學誠
正錄

也俗論

文丞相以廬陵年少穆陵親擢進士第一卽上書
乞斬董宋臣者至再宋垂亡猶乞斬呂師孟黷鼓
此豈希合苟生者賈似道沮之留夢炎嫉之宜也
陳宜中張世傑亦忌之何也黃萬石嫉之可也
庭芝疑之至欲殺之又何也或謂使庭芝不疑
貴可合事未可知豈所謂天之所廢不可興者也
方其脫京口走真揚脫真揚走三山出萬死潮
陽仰藥不死南安絕粒不死燕獄不死何異
以有爲者及得死所卒以光明俊偉暴之天下後

世殆天以丞相報宋三百年待士之厚且以長風
教也而或者咎其疎闊議其無成謬矣夫非諸葛
公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乎死之日宋亡七
年厓山亡又五年矣

劉岳申丞
相傳贊

於乎丞相之大忠大節獨立萬古直與日月爭光
天地悠久比之夷齊心則不殊而所爲反有過之
昌黎韓子所謂特立獨行窮天地亘古今而不顧
者丞相之云豈異於是

胡文
公集

孟子曰我之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者盡心
知性而有以究極天下之理浩然之氣卽天地之

正氣具於吾身至大而不可屈撓者知之至養之
充而後足以任天下之大事天下之大事莫大於
君父文丞相甫冠奉廷對卽極口論國家大計未
幾元兵渡江又上書乞斬嬖近之主遷幸議者以
一人心安社稷固已氣蓋天下矣自是而斷
彈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爲己任雖險阻艱難
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不幸國亡身執而大義以
明蓋公志正而才廣識遠而器宏浩然之氣
之主而卒之其志弗遂者蓋以天命去宋也夫天
命去宋而天理在公必不可已故宋亡其臣之殺

身成仁者不少論者必以公爲稱首

集東里

文信國公吉州廬陵人也英姿雋爽目光如炬名
論博學尤長於詩寶祐丙辰廷試天下第一招義
師勤王歷涉艱危以身許國恢復中原志不少衰
觀其抗伯顏罵呂文煥之語剛氣吐而星斗搖正
言發而金石裂被執於元從容就義受社四

七大事既去卒死於權佞麥朮丁之手天地爲之
遷變市人爲之流涕宋三百年養士之效得非在

公乎

李繼孫撰

余讀相國諸詩慨然流涕是其許國之心發於言

辭之表非空言也觀其在高亭抗伯顏責其失信
罵呂文煥斥其逆刀鋸鼎鑊之弗懼與宋存亡其
憤烈爲何如其在行朝出師於不可爲之時震動
嶺表志圖恢復大事旣去服藥不死絕粒又不死
雍容就義死于元市其忠勇爲何如陸秀夫

如金百煉而益勁如水萬折而必東信知丞相之
心者矣蓋其得天地至大至剛之氣故能發而爲
至堅至貞之節使綱常之道大明於世是天亦欲
默佑丞相之忠爲宋三百年養士之効嗟乎丞相
雖死其精神在天地勳名在簡冊足以輝六合而

照萬世至於成敗利鈍天實爲之非人力也

文山

序集

初公得死後吉水士人張弘毅稱即千序載中者所自北携

公爪髮及遺文歸而此詩亦在其中山東集里杜集句序文

以按官咏辟藝皆集不張就千文載山字自毅廣甫還文至山吉友州也城文下山千貴

之見北曰寓委于相文赴山北囚某所亦側往近盜日以故美官食營春求文

即是藏千其載首義仍焉尋凡訪留文燕山三年歐滑陽造夫一人積於文伴山應受中刑俸後

之出次火日其其尸子千夢載父拾文骨山真怒蓋云中繩并鋸橫木南斷歸其付子其心家動藝

髮殺爾然何必足啓計顧又之萬則無有繩繩繫束理其繩髮見當衆其服云公云英夢爽爾可且

長

嗚呼公於崎嶇險阻之間許國之心久而益堅雖
艱苦備嘗而處之怡然自得視死如歸故其大忠
大節所以暴於天地垂諸後世者皎然如秋霜烈
日之光潔屹然如岱宗喬岳之崇高而人不可狎
近也其志蓋素定而從容殺身以成夫

履蓋尤不易云

鄒
後
指
南

文公忠義大節炳耀千古天下後世雖庸人
皆知敬而仰之况精神心術之所寓者孰不
傳而人誦也丞相之不朽固無藉于言而言

能爲之朽又非欲求不朽而朽者

韓
陽
文
集
序

文公以一身任天下之重盡心力而爲難
阻千態萬狀不憚其勞不易其心旣而國事
被執久繫挾之以刀鋸而不屈誘之以大用而不
從卒之南向再拜從容就義以成光明俊偉

業非其守之一定不移能若是乎

韓
山
雅
集
序
文

公生叔世自少英特有志操以先賢名

擢科登朝國事已非元師壓境朝之大臣扞城而
當國者皆降以遜人主孤立公以臨危相出使
抗議不屈拘以北行脫走京口涉疑冒險瀕死者
數幸達行朝再募義勤王志圖恢復於時國勢土

崩徒手舉事止以忠憤激切人心所至響應然提
千百不教之衆抗百萬無敵之師寡弱不支兵敗
被執經鄉郡仰藥絕粒不死係燕獄六年累疾不
死元主萬方說以大用志堅不可奪卒從容就死
古之大臣捐軀以殉國者未有若公之章

孤忠大節直與日月爭光天地相爲悠久亘

而不泯豈待托諸文字以垂不朽哉

山續習禮文
集序

公以英豪蓋世之資奮起於宋祚旣移之際忠義
大節皎若青天白日凡有目者所共覩施諸文章
又皆憂國憫時之所存忠肝義膽之呈露讀之足

以振發人心激揚忠勇增懦夫之氣折奸臣
叛逆之謀知死難爲忠偷身全軀爲可薄以
爲義貪生苟活爲可羞有補於風教爲甚大
乾坤正氣在天爲三光在地爲河岳在人爲
爲文章公在於人者兼而有焉得非曠世而
乎又曰文章乃忠節之英華忠節非文章

著斯集也又所以發公幽潛之光不特爲一時人
臣勸殆欲風厲天下後世俾凡食君之祿者人人
以忠節自奮其於民彝世道之扶植得不有賴乎

伯顏等兵至臨安帝熈與太皇太后謝氏皇太后
全氏等北遷元世祖降封帝爲瀛國公帝兄益王
昞弟廣王昺奔至福州張世傑文天祥陸秀夫等
共立昞改元景炎昞崩共立昺于廣州改元祥興
與元兵戰敗于南海之厓山昺與皇太后
溺海秀夫世傑死之天祥被執至燕不屈死

亡

臨安之北遷也宋之版圖悉入于元舉海內
地非元兵之所可至者矣然德祐遷而景炎立于
閩景炎殂而祥興立于廣皆以襁褓幼冲之質

綴旒垂絕之命而猶能延四三年傳一再世
野史景炎葬于海濱亂山之中其民爲之諱
而世莫得聞焉祥興嗣位詔云予無樂乎爲君天
未釋于有宋遺黎爲之隕涕莫不欲爲其君
力莫如之何也民且如此則食其祿而立乎
朝者若秀夫之朝服抱主與之俱溺世傑之再拜
祝天願風覆舟與夫天祥之如金百鍊而益勁如
水萬折而必東有死之心無生之志者無惑乎其
然也其所以致茲者豈非宋立國雖不能純於仁
義而未嘗不慕義強仁焉是以其效若是乎昔者

周以仁義立國其亡也如萎廢之人手足莫能舉動而長年高壽宋以仁義立國其亡也如人遭挺刃然踣而猶起絕而復甦者屢焉其元氣未易遽盡故也繼周而起者秦古今之言兵強者莫加焉繼宋而起者元古今之言地大者莫加焉

乎其略不有仁惜乎其略不有義亦莫若秦

若元也故皆斬然而亡天下快之豈不猶無元氣之人方盛壯而遽夭折者乎元終於順帝而

皇明有天下其大以仁其強以義於千萬年與天無

極其豈非仁義之所臻哉

朱論

公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之急務

思神發萬言立就可謂天下之大才矣董宋臣倡
議遷幸公上書乞斬之呂師孟偃蹇傲命公又封
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公當制以義裁 勤
王詔下重臣宿將縮頸駭汗公提孤兵獨往

虜次臯亭三宮震動宰相遜荒公挺

可謂天下之大勇矣公使虜詆大酋 逆賊當死

脫京口走眞州如揚州趨高郵抵通州 再成逐

之李庭芝疑之外迫於虜內煎於飢餓無日而不
當死然後遵海道涉鯨波歸立二王開督南劍敗

績於空坑仰藥於潮陽絕粒於南安當死歷萬死
而不死卒之就囚燕獄從容南向而死震動天地
照耀萬世可謂天下之大忠矣微子之狂箕子之
囚龍逢比干之諫伯夷叔齊之餓諸葛武侯之鞠躬
盡瘁備于公之一身矣自古亡國

公之烈也

羅倫文丞相祠記

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降而亡於潮陽之執不亡
於厓山之崩而亡于燕市之戮使天而有意于宋
也趙有中山之孤漢有豫州之胄以公爲程嬰孔
明有餘矣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夏寅文不相丞
田新選

即嘗讀漢書卷之九十五

卷之九十五

宋文公

公之庶也

宋文公

宋文公

宋文公

宋文公

宋文公

宋文公

見海中也續綱目亦與此文意合是時元

興升州爲翔龍者以此

黃文獻集

至廣逢厓

十九史陳搏嘗有一汴二杭三閩四廣之說後果至閩廣而盡宋季事實一汴作一京蓋亦希夷之言也又云遇厓則止說者謂其知厓山州也

五庚符數

續資治通鑑宋世先兆云太祖卜世於陳希夷對曰五更頭故禁中常打六更更庚也自建隆

宋祖
大年

庚號
申元
年

至景定

改理
元宗
亦年
庚號
申時

五庚申又十六年

景時

初炎
而恰符其數

自日下從絲

帝熹卽位或云御名日下從絲將亂之兆也

宋
兆世

輟耕錄謂宋之興始於後周恭帝顯德

方八歲及其亡也終於少帝德祐元年少帝

歲名顯而顯德二字竟與得國時合周以幼主而

失國宋亦以幼帝而失國周有太后在上宋亦有

太后在上始終興亡之數昭然如此史載邵

客語及國祚取晉出帝紀示之

五
代
晉
出
帝
爲
契
丹

執敵
之宗
年被

驗矣至德祐

執少
之帝
年被

益驗

過唐之驗

宋季事實古語云過唐不及漢唐二百八十

宋三百一十六年過唐之驗也歷代一覽太宗建

隆至欽宗靖康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自高宗南渡

至德祐七主又一百五十年通三百一十六年而

亡史略自建炎至祥興凡九世又一百一十二年注

謂自太祖建隆庚申至帝昺己卯凡三百二十年

拙菴蒙求宋都汴十六至起庚申終乙亥共三百

十六年外廣衛二王至厓山又丙子至己卯共四

年觀此載各不同要皆過唐之驗也廣志謂此說
爲天數一定之應是已

彗出東北

元史續編景炎二年二月癸亥彗出北長四尺

餘

陰犯太白

景炎三年二月丁亥太陰犯太白戊子

日蝕僅存

通鑑長編祥興己亥

卯當作

六月朔日食

相對幾不辨色次年春失國

月貫南斗

廣州志祥興元年八月庚申夜月貫南斗

大星墜海

世史正綱祥興元年八月有大星墜於海小星

餘隨之元史續編則以爲六月注以

續綱目書作隕于廣南注有星墜廣

廣州南海四在

里百初隕色紅大如箕中爆烈爲五既墜 殷如雷

鼓一時乃止廣州志亦以爲是歲八月乙巳夜天
狗星大如斗西北流後有小星千百隨之墜東北

海中有聲如雷行朝錄作墜東南海中聲如雷數
刻乃已史略則書爲南流墜海中填海錄作癸亥
夜一鼓後墮初隕紅大如箕客語作如行朝錄
作如斗皆形狀其大也其時日有不者或彼此
之記有誤歟悉錄以備觀者考焉

黑氣出山

續綱目祥興二年二月癸未有黑氣出山西

同

龍光橫海

廣州志新會厓山有龍橫海光燄射

得進元將張弘範彎弓射之雲霧晝

乃進兵攻後宋祚遂移此亦亡宋之兆也

紀

同載略

風雨昏霧

史略及續綱目謂元師薄宋中軍會日暮風

二字作

昏霧

史作霧

四塞咫尺不辨廣志

白鷗奮擊

二王本末秀夫抱帝溺水中御舟一白鷗奮擊躑

躑哀鳴良久竟與籠俱墜水中廣志作竟與籠亦

墜水死云

歌子見議之題為之

颶風覆舟

宋史世傑將之安南五月四日舟抵平章山颶風

大作舟人欲艤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焚香仰天祝

曰吾為趙氏云云蹟見下事若天不欲吾 趙氏則

大風覆吾舟舟遂覆世傑溺焉廣志廣

四時風候不齊風之暴者謂之颶風嘗以五月

發時世適傑五覆月舟未至時雞犬皆為之不寧又曰

風颶將發兆以斷虹鯨風鯢池斬斷葉嶺海南雜咏云

起空颶閣風婆蓋真斷蠟虹船見乃港颶知風是之來兆朝論 颶風者

方之風也其初作必自東而北自北

石尤南越志嶺嶠夏秋雄風曰颶自午

屋僵樹累年一發又有石尤風亦颶之類 三

日晝之下說嘗驗不云過又水氣腥亦颶風之兆舟人

避之大舶凜凜雲頭漸凝謂之風路俟其收

乃可行以其能壞舟也 泊風池為避擊頭海入

雲頭雲起則颶將發人爭先避之颶之發

舟乎覆人乎宋遂天亡也矣

海潮午上

史載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元麾北面軍乘
早潮而戰世傑敗之李恒等順潮退師午潮上元

師樂作宋師以爲且懈不設備遂潰焉廣志潮候
生於海自東南大洋佛堂門入甲子虎頭二門以
達東莞斜西海其南則入厓山門道新 支分旁
走會于郡陽余靖潮序春夏晝潮常 秋令夜潮
常大蓋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
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盈虛
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月加午
平者日月合朔則午而潮平上弦則日入平
夜半而平上弦以前爲晝潮上弦以後爲夜潮
加子而潮平者日月合朔則夜半而

日出而潮平望則午而平上弦以

以後為晝潮此南海之潮候也

按至宋必軍東西者

截于慮北午世潮傑上禦而之宋于師北走也衆故稍恆軍至南午向潮乘上早

據北此向時隨日潮正與二恆月夾戌寅之朔次山日南為北己受卯敵則而初行朝

偶也合蓋地利月之合不朔足則恃午歟潮抑平人者謀以此不豈速天歟時噫之

辨大蓋容...

去會于...

去東...

主...

...

月山 二一六

厓山集跋

厓山集不分卷原鈔每葉二十行行二十字凡一百葉分裝四冊今存首尾二冊格線左旁有繡谷亭續藏鈔本七字卷尾捺餅花齋白文方印願流傳勿損汚朱文小長方印有吳城手跋云是向天一閣借鈔書根題厓山集刻于宏治年間蓋亦不知撰人也其書博採宋季事蹟與文信國有關者并後人詩歌題詠蒼萃一編以華其節亦如丁元吉陸右丞蹈海錄之例前載厓山圖及楊太后張太傅文丞相陸右丞四人遺像書無總目今存帝

紀詔勅事蹟爲首冊國朝人題詠事蹟爲末冊餘
皆不可知矣東海揚塵彌觸滄桑之痛西臺慟哭
不忘忠義之心檢嘉慶天一閣書目已無其名事
既可傳書尤足祕殘珪零璣亦可傳也戊午二月
無錫孫毓修跋

里山集題